

太保費文憲公摘稿

太保費文憲公摘稿卷之十二

序類

送浙江按察司副使劉君元克序

皇帝臨御之五年天誘聖衷權奸伏法於是緹維振肅而治化更新中外臣僚黜陟進退一付之廷議無所倚大臣司用人之柄者衡持鑑拂式克欽承一惟才且賢者是崇是獎無所私蓋前此地限朋分之黨掃除漸盡而僻遠孤立清脩自守之士徃徃見用於時而得行其志矣元克出吾江右其身若不勝衣其言若不能出諸其口所守叙在西南萬里外五六

季來無音問與知舊通中朝權貴人無有識元克面目者以故事例之守之遷必滿三考吾意元克在敘亦必九年而後遷也頃銓曹劾薦方岳而元克乃在薦中詔擢浙江按察司副使職專巡海忽元克自叙奏課來京師吾又意元克之來亦豈謂遂有此擢哉夫以元克之孤立自守宜無知而薦之者矣然古人謂勤於職事乃所以求知元克始主南京屯田事能除倉庾出納之蠹均竹木抽分之利則都憲華亭張公知之遷北部在營繕虞衡督脩神木廠能取中官所變緡錢以給公用蒞事益甲廠能節其餽廩不糜

於私役之匠則尚書淳安徐公知之為都水巡訪
南河道能根究備隄之費以安重湖區畫椿草不使
積於無用則督漕安成張公知之而况守於民近宜
民之吏民必譽而歌之譽而歌之者衆久則洋洋乎
達於用人者之耳然則元充之受知而膺薦奚足異
耶大抵濟天下之事患於無才有才矣患無誠以將
之吾元充之才猶可企及獨其一念之誠有過人者
故雖不務為赫赫之名然所在利興害寢誠立而名
自隨之非倖致也元充向為郎署為郡守即有所行
猶或置於其長而不得盡展其才今奉璽書而往蒞

一方有遂事之權利害行罷惟其宜而無所顧則其績効將日益以著而人之知之將日益以衆上之用之將日益以大矣予元充之同年進士也於其行誼不可以無贈於是乎書

送徽州府知府熊君世芳序

世芳予同鄉也弘治己未予同考禮部試得其文讀之喜其踈暢雅純不務為怪奇鉤棘之詞而理明意足如菽粟布帛適於世用而人自不餘厭於是時予雖未嘗識其為人然因其文而占之知世芳平日必端人正士無疑也既而默察世芳之言論舉止見其

謙謹無毫髮浮誕誇毗之習而其在家庭鄉黨
素以孝弟忠信稱譬之良金美玉人無不珍愛而
貴重之者予乃以知言自賀於是時猶未識其為政
然因其人而占之知世芳異日必名卿才大夫無疑
也世芳尋拜大理寺評事歷寺副寺正職在審刑刑
部及都察院所訊鞫輕重罪囚必稽於律例無錙銖
不合乃已其天資明決事至迎刃輒解而中存平恕
又惟恐有乖欽恤之仁西曹僚友多心服世芳以為
不可及獄之難聽者或就質焉諸卿佐皆老法吏亦
相與嘆賞世芳不容口逆瑾專政時專尚苛刻吏畏

禍不免煨煉迎合而世芳於秦當之辭輒援輕比以請因而開釋者甚多瑾之伏法也下法司鞠實其招承議擬諸文字以委世芳累數千百言一夕而辯情罪纖悉不遺衆益能之是世芳之所負挾信可以為名卿才大夫即使居栢臺棘寺之佐宜無難矣屬一郡於世芳何異責烏獲以數鈞之任耶雖然漢世公卿必歷試以民事安知用人者不姑以試世芳為公卿之地耶或謂微為東南劇郡志稱其俗雜豪健民性剛喜鬪宜用杜後惠文以彈治之世芳存心厚而持法平或與其俗戾則何如耶予曰子亦知黃霸之

事乎當霍光之世方以刑罰痛絕臣下俗吏爭尚嚴
酷而霸獨用寬和為名及宣帝之立知百姓苦吏急
也召霸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其後更守潁
川潁川之俗雅好爭訟分異而霸守寬不變力行教
化至於田者讓畔道不拾遺獄或八季無重罪囚豐
季屢應鳳凰集焉於是天子下詔稱揚加金爵之
賞漢世言循吏者以霸為首至於今稱之不衰信矣
哉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然則世芳之所尚
正與霸同旬歲間有以治行第一聞於東南者非世
芳其誰歟子無為世芳慮世芳行文選謝君應祥率

鄉之縉紳徵予言為贈予因書此贈之

送九江府知府李君時仲序

李君時仲初為戶部司務值延綏有警軍餉弗繼例遣郎吏輸金往給之當行者以事辭時仲毅然請代不以勞憚其後大同有警又繼往焉於是能聲藹然太宰鈞陽馬公謂銓曹首領視諸司為重因更時仲為吏部司務時仲感公之知益自奮勵其才謀拘於職守雖無所騁而持身操行終始不渝考績一再皆得剛直勤慎之褒予時在翰林無吏責固已知時仲而心重之矣既而出任部政時仲亦來為精膳員外

在公有所諗處不為阿徇信剛直勤慎之譽非虛
得也予素迂且鈍頃蒙詔恩擢居輅地方賴時仲輩
相與左右贊襄幸瘼曠之譏萬一可適當群吏述職
之後予知雒陽大郡當以即署資深者補之蓋嘗言
於太宰遂卷陽公欲留時仲以自助而時仲竟把一
麾往九江予何能無介然於懷耶雖然古有守潁川
而京師并蒙其福者今九江得賢守吾信與之密迹
庸詎知不蒙九里之潤予私心固已快然矣而况饒
撫之間所在盜起蔓未易圖上履宵旰之慮方命大

臣自他省徵兵越數千里而征之應援供億必及於隣境行齎居送問井騷然緩之則廢事急之則勞人於是時也非得良有司為之斟酌損益區畫得宜則不惟重困吾民而事亦未必有濟九江固饒之隣境也而守得時仲吾又安能不欣然而喜耶夫世之為吏者常患無剛果疆直之操內焉則不能自勝其貪慾之私外焉則不能裁斷乎艱大之務下焉則或脇於豪右上焉則或怵於威權如是而欲立乎其位難矣既剛且直矣而或弗勤則政體雖若可觀而於庶務之綜理未必極其周詳風裁雖若可畏而於問

間之惠澤未必極其浹洽既剛且直且重且一怒
慎吾恐暮夜之餽謝且以為無知文字之塗擦日月
之遷改且以為無害恃才自用而謗議隨之此古今
良吏之所以為難得也今時仲既素有剛直勤慎之
譽矣於九江乎何有惟不怠以止孰能杞其所進之
塗而限其所至耶時仲行其同僚請文為贈予因書
此贈之

費事父字序

先師禮部右侍郎補菴公有子五人其名類從行部
尊父初名銜蓋限於行部之隘也後以銜之義不可

以訓乃更名玄其冠也賓已字之為潛父矣頃其兄
和父拜樂清令將別予行為予言潛父之意以其名
與諸季獨異甚不自安欲更之為街可乎予曰可也
樂清曰幸為字而序之予於公為族子為門生視潛
父兄弟也義不可辭則請易今字而因為之序曰人
所由之踞小曰巷大曰街街非城邑都會不得而稱
又人所同趨之太踞也譬之於學術則為天下之達
道譬之於進取則為天下之正途而曲藝邪說旁蹊
捷徑不與焉人之學術能行乎遠道進取必由乎正
途則其亨通而遠到不難矣予推尊父之意所以不

自安者正以父子兄弟為人道之大端一名之異猶
惧其為孝友之累則其問學也進取也肯舍大賂而
弗由乎亨父尚益懋之易之大畜上九曰何天之衢
亨予固以是待亨父也

送山西右叅政于君士遠序

山西堯舜之故都也平陽蒲阪皆在今封域之內當
時協和之化風動之治實自此而及於天下焉舜之
即天子位也首詢四岳而咨十有二牧己乃及於九
官雖亮采惠疇號為百揆者亦在禹牧之後類若重
外而輕內焉者此其故何耶夫民為邦本本固而後

邦寧州牧為養民之官而有固本之責則其所繫誠不為不重矣今之布政司與唐虞之州牧同蓋允令甲所載如平徭投均賦歛以安民生獎庶勤斥貪惰以嚴吏治即舜咨牧之遺愛也然而唐虞之時行是數者不特中國又安雖蠻夷亦相率而服今則不然吾之赤子且并兵於潢池師行糧隨所在騷動至上厯宵旰之慮豈今之民非唐虞之民耶抑今之為牧者不盡如唐虞之為牧者耶頃者關東之盜鼓行入山西守臣以不能防禦坐逮吏部亟請擇人補之而吾友安仁于君士達由禮科都給事中陞叅布政司

君者謂其必能盡養民之職而無負於
天子之任使矣君登壬戌進士學優識敏而材器
遠不為中書舍人優游散地人以為用遠其才既
而遷給舍僅三日即奉使之荆蜀覈邊儲是時權奸
用事前所遺臺憲以忤意得禍君嗣行正欲其媒孽
前使之短也君平心處之不承望以為阿徇竟亦無
他其平居論人賢否必協群議非其人即在鄉曲不
少貸由此觀之則所謂獎廉勸斥貪惰以嚴吏治者
君固確然有一定之權度矣今年夏上倉廩所破
諸州小民苦甚詔去年常賦悉除免之君言民間窮

粟大率以歲晏輸度去年之逋負僅十一二莫若移
所除免者於今年庶小民得沾實惠而恩詔不為徒
下戶部議行之是君於所謂平徭均賦以安民生者
又習知其說舉而行之不啻若庖丁解牛卻批窺導
恢恢乎有遊刃之地然則茲省之吏稱民安吾固
不能無望於君也風之蟪蛄有云無已太康讎思其
外說者謂事變或出於平常思慮之所不及故常過
而備之如良士之蹶蹶者于君正所謂勤而敏於事
者茲行也肯謂盜已出關而遽弛其備乎况馭吏鄉
民罔監司之專責而不可忽者乎君將行侍御謝

江君汝思來責贈言于方有感於時也於是乎
送李君維嶽知常州府序

常守缺太宰邃菴楊公擇可以補之者察之衆論之
公而屬之監察御史李君維嶽余素知李君為常人
喜甚而李君亦以余為知己也將行即余而謀若欲
贈之一言以增益其所未至焉者李君嘗尹華亭下
車未幾即以廉平忠愛孚於其民賢聲流聞乃被寵
召入補郎署今常與華亭壤地接連人情土俗無大
相遠懷柔馴擾取前日所行之政擴而克之信乎如

王良造父駕輕車而就熟路且馳且止無弗善者頃
李君由郎吏而遷憲職在河南道主覈群吏之課某
賢某否可法可戒宜不能無槩於中及按畿郡於吏
治民事細維體要又益明習焉則異時以良二千石
著聞於大江之南者非李君其誰與而李君乃慊慊
若不足余以是重為常人喜也顧余性既遲鈍而又
以冗惰相仍姑諾君而未有以應之既而李君之舊
寅劉君克溫謝君德溫又率全臺徵余言為李君贈
余於是益不可辭惟序之於民有父母之親有表率
之尊漢宣帝請其可與共理所當慎擇而不敢忽焉

者也當時能以子視其民而無媿於父母者吾有取
於召信臣能以德化其民而無愧於表率者吾有取
於韓延壽蓋信臣之在南陽出入勸課稀有安居其
行視水泉開通溝瀆以資灌溉歲歲增加至三萬頃
平之郡中蓄積有餘吏民親愛至號之為召父延壽
之於馮翊教之禮讓率以孝弟嘗出行屬民有骨肉
相與訟田則閉門思過感其自悔平之郡中翕然轉
相勸勵莫復以詞訟自言是乃百千萬世為郡者之
模範也以李君之賢能無意於是耶常為大郡賦
入六十萬比歲水溢相仍雖高仰亦為巨浸上供之

願至告釋於彙郡議者謂壅潢絕港須一浚治使三江入海之道無所壅底而後屢豐可望况郡人以屬侈相高不奪不屢骨肉爭訟亦時有之茲於風化不為無損設信臣延壽尚存心惻然傷之居弗能安而閣宜屢閉矣李君之所自待不在古人下吾固以南陽馮翊之治行待之而常之人所以親愛李君趨鄉李君宜無異於信臣延壽也李君其尚懋之哉予雖進鈍常載筆後史氏後於循良之傳有志焉李君其尚懋之哉

皇帝五年冬幸中外事變底寧歸功 慈極奉徽號
以尊之而又覃貶典以榮廷臣之老蓋允與被錫命
喜皆過望而具慶者之喜有嘉焉於時刑部主事廬
陵歐陽子重得封其父巽齋先生如已秩其母蕭為
文人與先生年方指使而先生適在宦邸得服其命
服向闕拜恩明年正月二十有一日為初度子重又
得奉觴稱壽於膝下蓋其喜視具慶者之喜復有加
焉與子重游而厚者皆津津助喜發於聲詩久乃聯
為巨軸會先生歸子重來徵余叙意欲觀者知諸詩
為榮與壽而作也失榮與壽雖係於天而感召疑承

實存乎人譬之嘉穀種而生耕而獲其道然也若力
勤地美而雨露以時則其生乃茂而其獲必倍世固
有深耕博種而厄於水旱卒無所得者矣然就其所
已得者論之有不稼不穡而能坐致者乎故古之君
子不徒責報於天而必慎脩諸已惟天之道亦常與
善而無所私於是乎可以觀天人之際矣先生治經
節行為鄉郡宿儒甘老環堵不求聞達而其齋以巽
名蓋顧名思義有取乎稱而隱其事親也愛與敬俱
生而養沒而藏拊而享動皆以禮伯兄晚失明食必
相其七箸季弟有遺孤男女為之婚嫁如已子其於

外端之孤也亦然可謂物稱其宜而無愧乎德之制
矣安人之德又能與先生合茲非福之所由召乎况
人情滿則怠怠則止而先生於子重磨礱灌溉不謂
其宦已成子重躋刑獄嘗出慮囚徒屢屢以先世求
生之語戒之是雖不與事權而仁恕之功陰及於物
亦類乎稱而隱蓋所以疑承迓續固如是也初子重
起經生奉大對直言不諱遂獲重詔於公卿茲在劇
曹不肯棄其餘閑而必擇同志以求麗澤之益譬之
於田肯播肯穫將所樹立日躋遠大而福之降於天
恩之馳於先生與安人者未艾也先生歸哉鄉閭族

黨因予言而槩諸心其亦知榮與壽也之出於自求而所謂視履考祥者為可信矣

送太常少卿揚君正夫歸省序

今海內名家以新都楊氏為第一前提學愈憲今封少保留耕翁文學德行宜公宜卿晚遇蚤歸用之未究而大發於其後翁既以伯子少溥石齋先生屢受孤卿殿學之封矣而仲子太常君復選卿列少儔先生之伯子慎復以倫魁為史撰若鄉貢士誠夫二君方將與昆季聯芳競爽而史撰之弟鄉貢士溥及中書恒續聞趾美又進而亦已也自昔蜀多名家以科

名宦業則閩中有陳氏而首華享其榮以文書議論
則眉山有蘇氏而老泉濬其始以儒雅風節則華陽
有范氏而蜀公為之倡翁之勇退猶蜀公也榮壽猶
首華也而一門炳蔚之文皆出於口誦指畫視老泉
亦不多讓嗚呼何其盛哉翁春秋今七十有七聰明
不衰飲啖豪健居常課其少子廷膺廷中及諸孫愷
恂輩讀書為文猶若少壯以橫經為業者念四方多
事少傅先生在

天子左右有輔導論思之責平安之報踵至一不以
雖憂介懷而先生思翁甚切職務之隙數數以觀省

為言顧於時於義有重於私情而不暇及焉者則其兄弟骨肉家庭聚處之間其言之數數又可知矣頃者太常君具疏以省翁為請不以告諸其兄既既下先生始知天子重遠其情即日報可又特許乘傳且欲加賜以為翁壽若曰朕元臣之父眉壽而康寧若是世其有幾先生知翁雅尚退遜辭之甚力君子謂太常君茲歸其誠孝固不必論而其以義自處隱然有以成就父若兄之忠愛而人莫或之識也蓋翁之才畧足以匡時而未盡用與其心欲以報國而不容已者實付之先生昆季而先生所處既尊施澤為

揚族輩之。然皆奉養之。以竟其匡時報國之願而已。故今日之輩。常君以得省其親為孝。而先生則以成親之志為孝。太常君之歸。非所以慰先生不違將父之情。而庶其一志畢力於王事耶。然則謂其以義自處。隱然有以成就父若兄之忠愛者。非耶。雖然。天下猶一家。然分職授事。良于弟均有其責。而太常君才識英敏。為縉紳推重。行且顯用於時。以大屨其所。蘊趨庭問安之後。翁又必以責先生者。責太常君。雖欲徘徊鄉梓。徒以起居。其旨為孝。得乎。少師西涯李公少保厚齋梁公與先。

生素薦僚友之好各為詩以贈太常君學士而下諸君皆從而和焉宋辱徙先生後以其拙於韻語也乃退為序云

送舒君孔陽知順德府序

比來畿郡之守恒以才御史補之亦惟太守為吏民之本而王畿又四方之本非才望之優者弗稱也然而自中臺出者往往未能意滿蓋守雖左秩其權凶御史下當御史按郡守必郊迎庭謁趨走拜跪惟謹小有過失御史得以法繩之一旦易地而居遂將後挹損之禮能洒然而無累豈不誠難矣哉吾饒舒君

非陽為御史六年於此矣其儀觀秀異襟宇闊爽豈
而知其為遠大之器逆瑾用事時嘗覈監課于長蘆
于山東于淮浙處以廉慎厲而无咎頌者出按廣西
振肅憲度風裁凜然還朝未幾會順德守缺吏部遽
推君往補或以常情待君意君未能無介然於懷也
君曰吾知盍其在我吾為君牧養斯民求無負於職
業而已若夫名位事任繫乎天與人者惟其所遇而
我無與焉璧則金之在銘也或為鍾或為鼎為鑑為
削為鑄器為斧斤戈戟刀劍諸凡之物因材致用一
惟治者之所使而可踴躍以取不祥之詭乎夫鍾以

和音鼎以致養鑑以辨別好醜刃以剗裁盤錯固皆
器之大者即鑄以治田劑以治簡刀以治庖其於世
皆非無用顧弗精弗鍊頑鈍玷缺焉是憂而敢有不
盡用之歎乎間有以君之言告予者予謂君之往也
必為良二千石而無疑矣夫士非無才之患而無識
之患彼拘拘以名位崇卑事任輕重芥蒂於中者皆
識度之未佞而不知外誘之無足校也故其在上也
必驕以下陵而其在下也必僭以上援雖其才有過
人而其心則眩瞽於勢利之爭糾紛於得喪之慮於
凡當務者或忽之欲其安官樂職有裨於政理蓋亦

先君之才既優而又有識如是其有弗為良吏者乎初君以進士出知烏程年方英妙已知勉於職務如清理田賦區處驛傳皆能祛宿弊以蘇疲人歎歲多方賑貸活溝瘠數萬有冤獄力為辯釋脫之桎梏此其才之已試於民而蚤有譽焉者也所謂良二千石亦不越乎政平訟理使民安於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耳君由是益克其才與識焉異時果以良聞則重書勉勵增秩賜金之餘且將入補公卿之缺如漢家故事而予亦自幸其言之不謬矣君將行端公吳君貴德率同官徵言為贈予嘉君之識遠過於

人也乃次第其說以贈之

松栢長春圖詩序

封資善大夫刑部尚書敬菴張公以正德八年九月
二十七日壽七十有七而其配夫人劉氏長公三歲
蓋已八十矣朝之公卿大夫前壽期數日旦往賀于
公季子刑部尚書君元瑞之邸公與諸賓獻酬揖讓
竟日不倦儀觀邁異鬚眉皓白宛如神仙中人而况
伉儷偕老子孫滿前賀者皆歎羨其盛因繪圖賦詩
題曰椿萱榮壽竭少師楊石齋先生為序以慶之尚
書君之屬吏為公父子助壽其情尤甚又繪松栢

春圖合幕職郎署凡六十人賦詩一章來徵余序
以為慶去年冬尚書君拜命之始喜津津溢顏面見
人輒自賀曰赫辛二親俱垂白在堂得此以悅其心
於平生之願足矣而見予亦云然予因知捧檄心動
出於至情古今人蓋不相遠今茲夏尚書君遂遣人
歸橐城奉公及夫人以來於是公及夫人之袍帶冠
帔猶三品之封典也秋初尚書君具疏以請欲及二
親強健得今封以為榮上嘉其孝不俟所司覆奏
賜允公與尚書君叩闕躬謝鶴袍犀帶爛然改觀與
耆壽俊之在厥服者無異賓客在坐尚書君左右趨

侍惟謹擬之於古其漢之石奮乎周之王祐乎宋之竇禹鈞陳省華乎可謂盛矣况今西京公卿無慮數十人未有父母具慶如尚書君者間嘗屈指數之惟石齋先生之尊少得留耕公長公一歲而強健如公榮名威福巋然增斯文之重宗伯東川劉君之母太宜人鄧都憲姑蘇陸君之母太淑人華少宗伯建寧楊君之母太恭人周久享祿養年與夫人等亦足為女史之光然皆備侍焉耳於人子之心豈能慰滿又其地遠阻安與迎養不若畿甸之便公卿大夫即欲奉一觴為壽如公與夫人今日之事不可得也自餘

少宗伯上蔡李君之母陸及予婦父司空鄆陽孫
公之母王雖皆受太淑人之封然亦繼也由是論之
公與夫人之福履豈易及哉易稱視履考祥書論五
福本之由訓與否蓋德者福之本也公為人孝友仁
厚而夫人之德稱之尚書君由大理為郡守為方岳
為中丞以至今官奉職守法在在有聲亦惟二親之
慈訓是體蓋其家庭父子間所以迂續天休者非一
朝一夕之故矣詩曰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張氏
之福以之記曰如松柏之有心故能貫四時而不改
柯坊葉張氏之德其殆庶幾乎茲固尚書君之屬吏

所以繪圖之意也

送黎侯允正被召赴京序

國朝著令凡以進士補郡推縣令者苟有治效則部使以其名上於天官請求異之俟風紀有缺則天官卿以其名聞於上請召用之蓋以郡縣之職於民最親其關於治躰最重故立為激勵之法使當是任者明白奮揚勵所職以安天民也今上即位之六年天官卿以風紀多缺自請選補如故比於是郡推縣令見召者二十餘輩而我黎侯允正與焉召擢既至有為黎侯榮者曰侯以陽朔宦族登賢科出宰百里

上應列宿今茲變剡薦結主知行將冠豸冠衣豸纁
乘駄馬揚揚入都臺一喜怒之間可以快恩讎矜名
譽大丈夫至此亦榮矣昔人謂被召如登仙瞻望行
塵咨嗟嘆息恨不為之騶從今日觀之其與登仙何
異哉又有為黎侯惜者曰侯以成化乙未登甲第出
補奉新尋以愛去改補鉛計自釋褐至今已二十年
矣與侯同年者往往佐臺省長藩臬而侯乃蠶絲小
邑始獲一伸昔人謂用人如積薪後來者反居上侯
之心豈不以召用遲遲為恨哉予聞而惑焉曰君子
之幸在行其所志而已志苟得行則雖處江湖之遠

不足以為辱志苟不得行則雖處廊廟之尊不足以
為榮侯有志於愛民者故能不擇居而安安而樂樂
而喜從事若謂其較班資之崇卑計內外之勞逸昔
焉厭戚而今焉欣欣殆非知侯之深者也予所以為
侯喜者則有說焉曰令雖親民之職然處其上者有
監司有刺史又有往來群貴人趨走承奉曲盡其心
僅足以辭筮楚之辱簿書期會一有不至則譴呵及
之職分所拘事無專制雖有善政不得輒施故雖愛
民如侯然亦不免為簿書掣肘之嘆而卒不能大行
其志也惟風紀為天子耳目秩雖卑而權甚重朝廷

大百司之賢否天下之利病苟有見聞無不
至於朝儀廟祀學校料舉金穀兵刑水利鹽法之
以又皆得以監臨而糾正之有志之士率欲為此官
以展其才侯久淹下僚默窺世故者譏笑茲行獨持
風紀正理輪攬轡得志行道之日吾知其必有危言
激論入以告於吾君善教善政出以施於吾民他日
蹇蹇諤諤稱為真御史徒天子改容宰相待罪群
奸歛迹而萬物吐氣者其勳侯歟侯與予伯父副郎
君為同季予辱有世講之好侯將行方欲以此為賀
會邑博金君廷珎及其僚友生徒又以贈為請於是

乎書

送李君靖之宰宜山序

君子可以責成於已者惟道德而已至於功名則已
有命存焉而况富貴乎劉蕡之文學李廣之武畧非
不優也然而蕡不第廣不侯夫蕡以直言為有司所
抑猶諉曰文宗不之知也使其知之未必至於不第
也廣以材力親幸於文帝而帝乃曰惜廣不逢特令
在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文帝操可以富貴人之
權而竟不能侯廣此則所謂命也若功名宜可以
致者矣然孔明之逼先主如魚得水千載一時可

奇矣而猶曰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違觀則功之大小
名之顯晦亦非人力之所能惟道德則不然前無禦
者欲賢則賢後無挽者欲否則否如同安之簿扶溝
之令南安之司理其祿位固不足以動人也而設旒
措置動中絕墨不求知於人而求知於天不求同於
俗而未同於理豈非內重得深而功名富貴不足以
動其心乎李先生靖之自少警敏不允其尊翁世榮
甫遣補邑庠弟子負滿今漳守汪公之門造詣益精
以遷李所居吾紹之西鄉著姓九十餘蓋自昔未有
以科目起家者至靖之始領成化庚子鄉薦為一鄉

後進之倡既而游太學與今都諫李君本清身史范
君文潤文選鄭君行之輩尋訂舊業諸君皆推讓靖
之以為先登于時大司寇盱江何公大司空豫章謝
公少司空上高陳公開靖之賢皆遣子若孫北面受
教以予觀靖之之才之學其擢巍科躋臚任宜若拾
芥陞階而無難者今乃連試不利俯同常調徃宰下
邑意者富貴之賦於天誠有一定之分歟雖然此流
俗尋常之見耳如流俗尋常之見則將厭州縣為徒
勞也則將竊脂膏以自潤也得意則將躍躍以喜失
意則將戚戚以憂也不知聖賢道德之訓固不為庸

於此周子不曰東巖為學將有所設施可以澤斯人乎程子不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民必有所濟乎朱子不曰作縣非細事當盡心力而為之乎靖之勉焉將且山之政方駕古人而無愧焉後代而不衰而所謂富與貴者誠不足以累其心矣是選也天官卿實摘許昌斯氏之語為題以告人予故推廣其意以為靖之贈此固靖之志必不以為迂也

送表弟張天益序

天益穎悟既不允而性復沉靜無纖芥夸毘傑薄之態故其習舉業雖甚晚然所進不已日異而月不同

其為人雖不事表暴然薦實恭謹可敬可愛去歲領鄉薦來試禮部中
高第拘於率求能脫遂往署當塗縣教予甚惜其所統之小所施之狹然猶有喜焉蓋今之著令凡郡邑教官六季有成績者聽復與禮部試數科來由此登第者往往有之以天益之穎敏沉潛加以六季之進其成就設越安可量耶勾踐之敗於夫椒而搜於會稽也恥亦甚矣然其卧薪嘗膽無日忘之而生聚教訓未嘗敢懈卒以沼吳而伯越使微夫椒之敗勾踐伯業之成否殆未可知也天益今日之屈安知非天之將降大任必先動心忍

性而增益其所不能乎有求言天益者或曰教官地
寒祿薄惟為貧而仕也則宜非天益之所宜也或曰
教官實美職第天益年甚富猶可需時而進一旦強
之使從宜其不樂也或曰天益他日所就實未可量
然必數年而後遂恐志在速化者不能一日安於其
位也嗟夫將是說以告人者謂之不知道亦謂之不
知命侏儒觀戲乳犬吠聲徒足以發識者之一笑然
聽者惑焉將不懷鬱鬱不樂之心而怠勉勉自備之
志耶予以庠序之官固無勢利輝赫之榮而其職則
在於明道育材脩德善俗推其效之所至將使朝廷

正而天下治非若抱關擊柝者之易稱也彼以教官為祿仕者果知道者歟霽出潦處者因其時也坎止流行者因其地也此君子所以不卑小官怡然而常樂也不知卑小官者果將委而去之乎抑姑隨分而為之乎况試於禮部不以日月為斷者亦多矣不知果能一舉而售乎亦將屢舉而始獲乎豈亦無終其身而不遇者乎彼以強從為恨速化為志者果知命者歟夫進士之科昉於隋而盛於唐隋以前无是名也而建功立業之士不絕於天下唐以後重是選也而豪傑之士乃不必皆出於此焉意者吾人重輕顧

自立何如而不拘拘於一塗出耶前輩若蔡酒願卷
胡公嘗自鄉貢起家為華亭教諭家宰文靖魏公嘗
自鄉貢起家為松江訓導當時士論正而風俗醇人
不以教官為卑而二公亦能黽勉職業以師道自任
故出其門者多成賢材而二公亦卒為名臣流聲來
代以進士舉其成就設施之優者亦不能是過曰吾
人重輕顧自立何如非耶天蓋知道者也知命者也
第以二公自期待足矣而况數年之後猶可取上第
以償夙志也哉初天蓋嘗學於家伯少叅先生茲又
欲留予所探討舊業而予亦將賴其相長之益且別

六彼此各失所欲誠有不釋然者予故以遠者大者
天益慰之且以自慰云

送亞叅孫公之江西序

木之美者惟松栢為最九九挺拔之材鬱鬱後凋之
操挺挺豫章之屬率皆退避而莫之與京矧樹之祖
侏新甫之地陽和攸鍾生意必遂則其聲必昂霄可
以歲行匠石過而睨之取其摶枝旁竦以為榱桷猶
且有芻有杞而不可及若其備柯遶幹隱然棟梁之
器考明堂落清廟固不能舍之而他求矣鳳陽孫公
幼真天資絕人所學甚博而有其要治春極得董仲

舒劉賈家法處經應變議論滾滾不窮文辭數千言
操筆可立就公為諸生時今亞御浮梁戴公方督學
政一見待以國士後游太學故內相瓊臺丘老先生
尤深器之成化丁未與公同年登進士第者餘三百
五十人至論材能志操之羨必以公為最公蓋士林
之松栢也今上嗣登大寶首開言路擇諫官公遂
拜禮科給事中越數年再遷左給事中累疏論列天
下事剴切精確不激不隨上輒嘉納而施行於是
地望益崇而才羨益著夫人知公可大受可遠到而
屬以公輔之器矣比者天官卿薦公往叅江西布政

司議姑以常資論之自丁未至今甫十年而官至方岳腰黃衣緋者亦同年所未有有之實自公始公不亦榮矣哉然談者猶有匠人斲而小之之恨不知論材者特取松栢之樛枝旁蘖以為榱桷以暫庇一隅之民而其修柯達榦所以梁明堂而棟清廟者固有待也且江西地方千里大率土狹而人稠閭閻小民雖力作畜用不能自給操末枝以食於四方者恒十之五加以數年之間饒信數郡苦於旱南贛數郡擾於寇達撫數郡又疲於營造之役如暍行而擇蔭遇震風凌雨而思夏屋之悵幪當大過之時而求大材

之才非公其誰宜哉李君克昭嘗與公同官又與宏
皆忝同年且以公所蒞實惟父母之邦也乃授意於
宏使為贈有宏雖後阻然於義有不容默默而已
於是乎書

壽查君再管六十序

苟有以濟乎人豈獨人之德之思有以報之而不能
忘哉天固陰養其仁而欲報之矣天地生物之仁欲
人人之果其報也然流行之氣或不能不小失其常
雨暘之節時耕收之失緒則蒙袂輯屨展轉溝壑者
往往有之於此有人焉藏其餘以待其變雖所有以

濟其無救斯人於阽危之中而處之於並生之域非其一念之仁有以佐天地之所不及乎天地之報之亦宜也趙盾子由子首山見鬻桑之餓者靈輒憫而食之既而請侯狄甲將攻宣子靈輒與公介倒戟以禦公從而免之夫宣子於鬻桑之餓人初不斬其能免已於難也鬻桑之餓人初未必已之與為公介而能免宣子也忽然而遇如約如盟冥冥之中若有相者此可以觀夫人心之靈而驗仁厚之報矣分宰之大姓查氏世以耕種為業亦世以樂施為貧人之母其彥曰孟嘗亦通詩書游息痔與聞為仁之說

益勉焉琛查氏之居編戶累百口以千萬數其貧而無田而不能力作而自惰者望孟嘗之廩墉崇而坻突也則更相告語恃以無恐猝然小飢負擔者已譁然辟顛其門孟嘗不必其能償不能償計口而貸類棄之然蓋其舍實義特其名否爾歲辛丑值大侵孟嘗又揮金數十鎰以佐有司賑貸之費雖循例受散官之賞非其志也若孟嘗甫其菽粟如水火而又能仁者歟其得天地生物之心而能佐其所不及者歟用是其鄉人之德孟嘗者每憶飢寒時事必舉是而祝曰庶幾使吾翁壽乎是非但欲壽孟嘗也

孟嘗能活溝壑之人壽孟嘗所以自壽也而天於孟嘗亦若矜斯人之貧者而從其欲孟嘗今年已六十矣而聰明不衰齒髮益固其壽蓋未可量二子仲儒仲道又方業進士駸駸嚮成孟嘗將逮其榮而且享其養也非天之報孟嘗則何以至此而世猶以為茫昧者其果可信也哉歲之良月庚子實孟嘗懸弧之旦其姻家周秋官公儀徵予言以為賀予謂有可賀者不辭而為之言

送二守郭君文華之鄭陽序

比歲資格益密用人者陞黜遷轉大都視其始進之

塗以為輕重遲速而不盡究其持身蒞官之實其起家鄉貢為郡佐縣令者苟有庶能之狀僅得叙遷則以為榮求如往時超遷至方岳或馴致乎公卿者不可得也故士之需次選部者必欲取甲科以庶幾重任速化率業場屋不以為倦至於發進輒北乃從常調則日暮途窮多苟且之政而無策勵之心矣即有傑然自奮於其間者又慮夫上之人或不能遠時越法以用我也於是欲前而復却者有焉予以為用人者不知法之宜變而執是疆區之例以阻賢者之進其責固不可辭矣然士亦不能無罪蓋士之仕也將

以為民也非以為己也仕而為己也則非巍科顯地
誠不足快於心若有志於為民則雖入貲任子亦不
為辱而一命之士於人固有所濟彼黃霸蓋起於入
貲也汲黯蓋起於任子也卓茂魯恭又徒以密縣中
牟而遂有聞於後世也胡今之士不思仰法古人而
苟徇流俗之見哉廬陵郭君文華與予同領癸卯鄉
薦博學有文儀觀甚偉以之取一進士無難也五上
春官乃竟弗利名入仕版亦既有年人或謂君春秋
去疆仕尚遠宜少待顯用者君斷斷不可遂謁選吏
部天官卿以其四事並優授同知鄭陽府事予於是

喜君之識非今人可及而知其為政將必有古良吏之風也人患無志又患不知變通之術用人者不知通變之術則將以資格為可久之規為人用者不知變通之術則將因資格而自沮故世鮮良吏吏無善政而民多不得其所者以是也鄭陽為郡未久介襄鄧蜀漢之間境多大山長谷流移商賈寄食於此者與主户等若吏非其人撫之無術則往往囁聚為患茲佐郡得君子又喜鄭陽之民且安其業矣蓋今之資格雖甚拘然治行卓異果若古良吏亦終非資格所能抑然則方岳公卿固文華所可勉而至者况其

年方英妙以歲月待之豈有不至者哉此則予同年者之私喜也爰序以要其終云

冠孫禮詠序

少宗伯新喻傅公以七月壬■冠其元孫選筮賓得侍讀白君秉德宏及太史羅君景明徐君舜和秋官陳君健夫輦亦與介賓之列是日退朝公即歸高坡寓第與諸君揖讓入就兩序擴介有司各趨乃事三加畢秉德字選曰僉可甫於是贊以禮成告衆皆再拜賀公公遂醴賓以一獻之禮儀文詳雅而禮意周洽宛然古道之猶存也其與古異者特門堂房戶之

位衣服冠履之制耳古者重冠蓋將責人人以孝弟忠順之行而於適子則加重焉凡適皆繼禰之宗重冠而尤重適子所以敬宗而合族也自宗法既廢而冠禮隨之其圖與說則具於儀禮朱子表章之後我太宗文皇帝實取而列之學宮以幸教天下之臣民矣然間有講而行之如孫昌胤者首薦笏而揚于廷俗輩未必無鄭尹之譏豈古道之果不可復歟其亦在位者不能奮然排俗以古倡之之過也僉可今實為傅氏繼曾祖之宗責成之禮有不容不重者而公又方佐邦禮任伯夷周公之責百爾舉措必考古何

如至於其闕家肯不以禮處之至於其孫肯不以禮成之乎曰天下無生而貴者故有士冠禮而無大夫冠禮言有德乃有位也詩曰婉兮變兮緜角卅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言小之可大邇之可遠人能循序漸進可以忽然而至其極也僉可為公之孫有盛德以濬其源有素教以敦其習茲又舉重禮以責其成繼今而後吾見其幼志如弁髦之未散成德如元服之累加於以濟美亢宗如種而獲如炊而熟凡知公者可進賀也賀以詩者舜和實倡之二章章八句景明健夫和之同朝繼作者若干篇其諸異乎鄭尹之

見而亦足占世道之漸復於古矣宏拙於韻語公乃
投簡使為群玉之弁

送府丞呂公丕文之應天序

新昌呂公丕文以成化甲辰進士上第授刑科給事中
尋轉右歷左遂陞禮科都給士中出入禁闥者十
餘年矣累上封事言朝政闕失軍民利病然務存大
體不事矯矯時論賢之頃應天府丞缺吏部推公及
戶科都給事中祝君質夫可任有詔用公談者竊謂
今上綜核名實類漢宣帝宣帝嘗察諫大夫蕭望
之明經持重論議有餘欲詳試其政事故既出為平

原守以其在郡日淺復出為左馮翊茲呂公自都諫
往丞應天亦何異於望之之試三輔耶三輔蓋漢初
都長安所置秩皆中二千石及光武都雒陽更以河
南郡為尹三輔乃陵廟所在仍其號而減其秩我
朝之順天即東都之三輔也其首京畿承大化亦相
類然應天實國家根本之地視東都之三輔尤重焉
蓋我

太祖高皇帝當群臣鼎沸之秋率眾渡江即居建業
屯兵於此者十有八年凡城池之築鑿芻粟之供億
甲仗之營辦其民効力率先他郡觀當時復租之襁

詔懇切諄至謂子孫百世不忘江左之民則

聖祖在天之靈未嘗不以建業為沛鄉而

高祖之衣冠

孝陵之松柏固在也今京府之秩南北一體九卿之外此實要津尊雖方岳不得而並立今尹丞之補必擇才而賢者任之豈非以其地之重歟公在諫職最久侍

上最近畿邑之鄉老單正每朔望來集闕下

上必詔順天府尹若丞諭以樂生興事奉法遠罪之指公所熟聞而飭見也由是推之則

聖祖所拳拳優卹之民

上心肯忘之哉顧地里遼絕尹若丞又不可時奉朝請以口宣詔旨則惟擇其才且賢者往敬用治而已矣擇丞而得公固所謂才且賢者廣上德意懷遠為近使畿民阜成根本深固此固公之所以報

上而亦吾黨之願也公同寅若葉君廷縉屈君引之以公欲南詣宏責贈言宏敢以是告公而賀畿民之

遭

送歐陽汝玉之南海縣序

為縣令難也為劇縣令又難也為劇縣令於藩臬之

下則又難矣臨乎其上者非一人公移私召日紛委
乎其前方甲之趨而乙命奄至雖心知逢乙之怒而
勢不能以兩全也於此弗慎焉則必以為簡縣有事
無小無大可不可必裁於上雖於法得以自決而勢
不敢以不請也於此勿慎焉則必以為專有簡與專
之名則大將求其罪小將撓其權權之撓則雖有志
於廉公者且將變其守有事於仁惠者且將倦其施
矣况至於罪之求乎故令嘗戴星出入晝則卑卑焉
伺諸使之門夜乃呼吏張燈坐於庭而治其職非精
悍足以任僕僕之勞警敏足以應瑣瑣之務而又謙

下謹飭有能而不矜鮮有能濟者也南海附廣東藩
臬之下而吾友歐陽君汝玉今為之令君為人持重
固非矜其能者顧嘆其精悍警敏或在人後豈是邑
之果難而君不容以不慮耶將君實優為之而慮之
過耶夫誦詩可以授政斷獄可以引經仕之與學其
理同特其事異耳君早失怙恃家中微同胞無強幹
可倚者能下帟發憤肆力經史舉進士可謂精悍也
已舉業之外旁貫離騷詩賦累數千萬言書之難讀
者一再閱輒能了其倫類可謂警敏也已推之於政
亦不外是而顧憂其難非過慮也歟夫精悍警敏固

理劇者所不可無然非謙下謹飭亦不能濟蓋人之
居於下位者每有不屑為之心其屑為之者果庶公
而仁惠焉又未必俛首於趨承之分蓋將有以僕僕
為足羞以瑣瑣為可厭者矣故雖精悍警敏百倍於
人而必取夫簡與專之罪惟謙下謹飭者安其官而
樂於從事則至誠所感上之人且將畧其跡而亮其
心焉即使力有所不給而迹疑於簡彼將曰是其心
非欲為簡也識有所不逮而迹疑於專彼將曰是其
心非欲為專也由是無洗垢滌敝之虞無簿書掣肘
之患吾之庶公由此可以盡於已吾之仁惠由此可

水滸傳卷之三
二十
以及於民如是而有弗能濟者乎若君過慮固謙下
謹飭之一端也則其他又何足慮哉舊令蔣君誠之
於予為同年其資稟才志實與君類南海之治行上
下交口譽之繼之以君固邑人之華亦前政之休也
予不難君之為令而難君之別於是乎書以贈之

贈南京刑部郎中白君輔之序

予每讀諸史見古人父子同傳或云子某自有傳者
未嘗不反覆披玩喜談而樂道之其尤盛者在漢則
有若帝賢與其子玄成楊震與其子秉在唐則有若
李吉甫與其子德裕在宋則有若王范兩文正與其

子懿敏忠宣之數氏者其功名富貴赫然著於當時
昭於後世可望而不可及豈天固私厚其人也抑亦
自致之而天無與其間耶意者天人之際相為流通
德之所在福必隨之天之佑乎人者非私厚而人之
得乎天者非幸致歟夫帝氏之經術楊氏之清白李
氏之材畧王氏之忠信仁厚范氏之先憂後樂計其
父子之間私相傳付以為家法如田廬珍玩不忍失
墜則其獲厚於天繼世顯赫豈不宜哉今大司寇昆
陵白公自諫垣擢京兆更踐臺省進列宮保從容晚
節享有諸福可謂顯矣而其仲子輔之及季表之又

皆起家文儒克承公志輔之以甲辰進士拜南京戶部主事茲已累遷為刑部郎中然則白氏之盛方之古人亦無以甚異也蓋公素著才望累建大功而又謙謹自持深厚不伐即易所謂君子勞而謙者有子如輔之賢而且貴獨非盛德之報歟輔之年甚妙志甚壯譬之冀野名駒可以遠到而况公實導之於先乎南山美材名名位事功固當如公今日之顯而常揚諸君子誠不得專美於前矣茲輔之來賀三始亦以寧公公屬吏張君某輦敦西京僚友之誼圖欲有以為輔之贈也乃屬朱君汝承周君公儀來責予

夫古之人予尚喜談而樂道之况今日擊公父子之盛又可以辭讓為事乎遂為之書

送伍太守序

伍君朝信擢守寧波之明日予侍學士碧川楊先生候朝闕左先生曰伍君之舉進士與子為同年乎予曰然且同舉於鄉也先生曰君所謂才而賢者吾郡有如是守民無憂矣有頃復曰先是嘉興守缺少司寇屠公元勲愛其鄉邦實擇君及周君伯震薦之冢宰宰屠公冢宰於嘉興既用周君因以君為吾郡冢宰固亦愛其邦鄉也予喜而識之不能忘既見君因以

為賀君但遜謝未嘗有喜色予益賢之或謂汲黯薄
淮陽望之厭平原仕而擇官賢者不免疑君未能無
怏怏者予以為不然蓋用人者誠欲為官而擇其人
若夫用於人者聽之而已奚擇焉彼固有擇焉者矣
非日暮途遠欲避近而取徑必其才有所限此或能
而彼否也君出世宦之家歷儲材之地才全能鉅無
施不可而春秋又甚富如武庫之珍竒通都之貨賈
倉之粟駢闐充溢隨用而隨給也如健者之入浮圖
循級以進可不勞而升其顛如乘輕車駿馬方駕而
馳百里雖授轡收策屢憇徐行而必達也於官尚奚

擇也且擇官而仕者自以為賢而識者鄙之自以為
巧而識者嗤之自以為樂而識者哀之曷若君之倚
此庸行一聽於推擇之公而無愧哉繼今而後人之
擇君者將日至矣而今也為之兆間以語君輒遜謝
未嘗有矜色會同朝士夫謀以言贈君君僚友陳君
健夫蓋亦嘗同舉於鄉者遂強予書以為序

鵠原別意圖詩序

新喻黎君廷祥以庚戌拜香山令至丙辰凡七年矣
乃赴天曹上其蒞政愛民之績而其弟乾兆實以是
春登進士第遂為大行人廷祥自去香山踰嶺而北

即倚乾兆在京師為北道主人凡息肩之所軟脚之
餉莫夫副急供匱之需一不置於慮每送旅頓宿惟
屈指默數前途猶幾度何時可與乾兆會面而已而
乾兆在京師亦日計其兄之來聞簾間鶻聲喳喳亟
曳履出伺戶外意送祥之奄至否則悵然却坐無所
聊賴如是者屢焉而不厭及送祥既至乾兆出郊迎
勞導以入其寓館長枕大被相從驩甚蓋送祥與乾
兆別亦始庚戌及丙辰別久而情之所鍾有宜然
者未幾送祥將復香山乾兆乃為原別意圖以贈
之此徵士夫能言者作為詩歌以泄其感慨離合之

情既又恐夫驟而觀者莫究其因也屬予為數語引
諸其端夫兄弟之親如手與足觀棠棣所謂宜室家
樂妻孥必由於兄弟之具翕則雖飲食寢處之頃有
不能忘情者矣况宦游四方別以歲計暫而合焉倏
而離焉如是而惻然無動於中豈人情哉故二蘇兄
弟自少年筮仕即為連床聽雨之約鄭州之別彭城
之別汝陰之別徃徃見諸詩篇至今讀之猶凄然不
可為情乾兆舉此豈聞蘇氏之風而興起者歟抑人
情之至古今同然固非有所慕而為之歟予初識廷
祥無平生懽而香山又遠在千萬里外不可考其謠

誦之實然披圖誦詩固已信廷祥之勤政而宜民不
特問而後知察而後決也書稱惟孝友于兄弟克施
有政廷祥非孝友者乎孔子謂居下位而獲上治民
者在乎悅親而信友廷祥非能悅親而信友者乎詩
允若于首繫于左

贈高生仲儀序

高生仲儀吾郡故都憲五宜先生之仲子也其年甚
少其質甚敏而其志甚壯所進未可量予甚慶之昔
臧伯諫失魚之失君子知其有後於魯管子辭一卿
之禮君子宜其世祀於齊蓋古之名公魁士為已之

心常緩而為世之心常急功名之念常重而富貴之
念常輕故即其功業所施論之必且受不貲之報而
况其爵祿榮名食之固有未盡者耶惟我五宜先生
以名進士為才御史歷二棘寺總憲栢臺累以危言
竒策上裨廟廊及其念切親闈遂請終養起平閩寇
行且復用矣竟以功歸他人甘老林下是固與臧伯
之忠管子之讓無以甚異而今及見仲儀之質敏志
壯可世其家於是益信天之報善為不爽而嘆古之
君子為知言也故事文臣惟三品以上始得蔭子猶
必歷三載乃敢以請所以示恩遇之不濫也先生官

未及三品

天子憫其舊勞特許仲儀入太學勉圖後効恩亦至矣而仲儀處之無赧然士大夫聞之無異議者得非先生之功與德孚於人而仲儀又足為之子耶雖然為世家之子弟者甚易焉而亦甚難焉聞其先之遺風可以興起席其先之遺休可以進取此所謂甚易者也然一言一動不與其先類白屋之士得從其後悔之是不亦甚難矣乎若仲儀者吾信其有易而無難矣其歸也復拳拳乞予言以為贈噫予將何以為仲儀贈哉惟忠惟孝先生之所以遺仲儀者至矣

仲儀務學以承之予庶幾得竊附於齊魯之君子云
送歐陽君時振知漢中府序

漢中守缺吏部請以職方郎中歐陽君時振往補之
蓋慎選也其同為夏官屬者皆曰太守下僚漢中遠
都也以地望論之為郎中於職方者已不宜外補况
君之才望固當別論耶又曰今虜方越甌脫侵擾緣
邊赤白囊旦夕至公車 天子為之日旰忘食籌邊
之務皆職方領之而君又練習焉者於是時也而塵
之出不亦非計矣乎由是聞者惜之不但其同官為
然蓋君家世宦業不與尋常崛起者類故大司馬肅

敏余公又實以子妻之凡公之忠謀至計君蓋飽聞而熟識之用是其才與識益充以大初君為主事奉勅閱兵也所條上事宜皆鑿鑿中利病今大司馬馬公心甚才君及往按密雲邊事亟言潮河川與虜共險宜城其地設戍守以防胡虜衝突之患識者韙之而功不能就及是虜之入也果從此始則君之才識誠可與陳湯柳渾相上下論者惜君之出良有以也雖然天下猶一身然京師面目也邊境手足也郡縣腹心也三者之中腹心為根本愛身者於面目手足之不仁則臧臧焉憂之汲汲焉攻且療之顧於腹心

之隱根本之地漫不加意果知愛其身者哉君審於天下之大計者苟以愛身之理推之其不以郡守為輕也必矣且肅敏非由郎署出為郡守者乎西安之治行無愧古循吏而其勲名亦由此大顯夫人能知之能言之君其子壻也獨昧乎哉如曰漢中險惡與西安殊則漢之君相嘗用其地以收用巴蜀還定三秦而基四百年之業矣况假守於斯而顧有不足者乎夫漢中北通秦南引蜀東接襄沔西控岷洮譬之腹心則脉絡之於谷之會針砭藥物之施尤宜慎焉謂補君為慎選也非誣矣而君休蕪衆長隨用輒

效於辦此也奚勞肅敏之勲名予知其可坐而俟耳
果若是則惜君者獨不當更以賀乎於是聞者少變
其辭相率詣予請以是為贈予君之同年友義不可
已也遂以贈之

送宗兄順昌令成之先生致仕序

宗兄成之先生以弘治己酉拜順昌令至則治其縣
事如家事然未幾百廢具舉農樂寬征曹歌于野士
遂歲修群頌於學川梁既成而涉者告利賓館增飭
而至者如歸官粟廣儲而歲侵有備部使者歲一人
至至必以兄為才朝使者歲一人至至必以兄為才

三年順昌大理而兄有餘力也又共檄兄往城沙縣
兄治沙之事又如治順昌之事然區畫得宜本徐不
亟踰年復始罷而民不知勞使者愈益才之然用是
因循不得奏成績至是將九年始獲上其計簿於天
官卿天官卿書兄之考當在優等無疑崇階右秩可
以歲月待也而兄已浩然有歸志裝且束詣宏語其
故宏竊念亞叅公頃既請老歸旬日之間兄復有是
舉人其謂何以諫兄兄不可曰吾之生也與族父修
撰公為同甲童子時嘗同遊修撰公榮膺貤封眠食
任意束帶見客尚以為勞子乃欲吾以既衰之年受

束縛馳驟之苦乎况吾幼嘗受學於亞叅公用有令曰公今宦成而歸吾苟得相從以免危殆之辱不亦可以遠追二疏之風耶蓋修撰公即亞叅之母弟而宏之父也宏於是有感焉因不復止尤更以其情達諸天官卿俾趣具疏庶幾兄得早歸以與諸父遊往時宏嘗讀二疏傳愛其知止足之計識進退之機想慕之餘宛然如身在東都門外見公卿祖送車馬之感聞道踞聚觀嘆息之聲然猶恠廣之歸老必與受俱何其勇於忘世之甚耶及讀唐韓愈留孔戣之說乃知二疏之歸有蔽於私情而不能自勝焉者愈之

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
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
往來也漢近古古意猶有存者彼廣受相隨出關之
意無乃出於此歟今予伯父首倡歸田而兄和之旬
日踵去不謀而合其勇決高尚誠與二疏無異有非
今人所可及矣况予二家所居僅限一衣帶水各有
先人之田廬在學成者可仕而無內顧之憂宦成者
丁隱而無懷祿之念迨今之歸將杖屨之嬉游不於
吾父於吾兄不以朝則以夕其俯仰自佚與韓子所
謂古之老於鄉者亦奚以異哉去日夕凝瞻雲之日

第還

朝未久不敢遽言其私數年後得間而歸索笑於蒼顏黃髮之侶其必有日矣於兄歸序以識之

送廣東按察司僉事徐君朝文序

昔齊魯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莊公公謂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斷之劌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於是一戰而勝夫戰之勝敗決於斷獄之間劌近於迂矣然而卒以勝者何耶豈上之人愛民於閑暇而重其生則下之人報主於傾危而致其死理有固然者哉由是觀之刑之所繫也大矣理刑者非得忠

之制內有刑部以統理天下之刑外有按察司
以專理一方之刑選用之際務用得人而凡補按察
者又常取諸刑部之郎署以其擅奉使之權為郡縣
之表制一方之民命必練習焉者而後稱也徐君朝
文以庚戌進士為刑部廣東司主事久之轉山東司
署員外即貫穿法律敏於聽斷然不為法家之深刻
自大司寇而下至於僚友莫不賢之嘗奉命鞠刑淮
南北郡縣隸於巡撫憲臣者以百數而綱連吏士又

十餘萬苟有所犯收考逮訊咸屬之君君隨事覆案必附於法如是者三年人無冤聲豈非忠信而明決者耶頃者吏部請擢君往僉廣東按察司事知者為監司得人喜嗟乎今四方縣郡之獄得其情者或寡矣吏怵於威誘於貨輒以已意操縱之雖拂民心干天和有所不恤為監司者其何可以不慎况廣東去京師特遠連山鉅海之間蠻貊錯居易然以叛一有意外之憂調發供億必及於民則閑暇之時所以矜庶獄重其命而結其心尤又焉可後哉若君者吾意其可以辨此而久君將行其同官呂

以贈之。卽中王君天賜寶來徵予言。予與君有塲屋
一日之雅。故以是告之。君果有取於予言。雖進而理
天下之刑可也。

送嚴州府推官夏君汝梅序

夏君汝梅自登進士第。後人卽以臺諫擬之。其儀觀
偉然。則臺諫也。材器充然。則臺諫也。議論疊疊然。則
臺諫也。不唯大夫士云然。雖常人俗子。以儀觀為易
易者。亦曰夏君固臺諫。特未真拜耳。今者君出補嚴
州府推官。向之云然者。既失所望。徃徃咎用人者。違
君之才。而疑君未能置。輕重勞逸之嫌也。予獨知君

之見不類於是蓋予嘗以為人才之用於世猶藥物
之用於醫也藥之品有上焉有中焉有下焉而醫用
之有君焉臣焉使焉其上者豈必為君而下者豈必
為使哉亦惟其時而已時之所值雖上焉者不免從
佐使之例而實非醫有意於其間也然而藥之為物
亦期於補氣豐血決滯宣和有益於生人而止耳其
品之高下不自知也用之貴賤不自決也况所用應
時而變又安知宜君宜臣宜使焉者不各反其初耶
雖其材質之腐敗氣味之薄惡用之無益於人者已
矣使果材良質美氣完而味正醫之用之雖有先後

之殊而其成功一也如君者非藥之材良質堅氣完而味正者歟宜臺諫而外補焉非以上品而從佐使之例者歟若補氣豐血期益於生人而無所擇則固君之心也俟時致用而品之上者終及其初則固予之望也然則又何咎夫用人者違君之才而疑君有輕重勞逸之嫌耶君與予交素莫逆及聞是大喜曰子之見固不與庸人俗子類矣其以是贈吾行可乎會同郡大夫士亦將有以贈君遂強予書以為序

送平涼太守安君行之序

人之才用事乃見故用入者必試之以事而後可知

其才也蓋世有良劔直萬金者其鋒其鏗其鑿其鏘其缺無一不中於度視切玉也如切泥然至於剡楛孟刳馬牛在所不論然使匣而藏之不試於用則土蝕其臘而塵棲其莖將鄭刀魯削之弗如亦孰知其為良也哉有好劔者求而得之淬之以清泉礪之以越砥瑩之以鶴膏則其鍊鋼赤刃爛然型範之初剖於是直之業之按之連之惟其所用無往而不宜矣予以是知用人者苟不試之以事未有能盡其才者也臨汾安君行之以明經登甲辰進士第其貌不踰中人而其沈毅足以立事功其蘊靜足以勦薄俗非

者耶君初為行人無政務可以自見而世類
皆預定人而未必能知君其不遷者久之亦勢
然也及移滿遷營繕員外郎以其久鬱者施之於政
凡所區處犁然當乎人心而簿書條貫若素習焉於
是才君者多矣故未幾遂遷郎署之長于茲僅三載
又用為推守平涼譬之於劔為行人則在匣之時也
為郎署則出而用之矣茲其為郡守則所用愈大而
其才有不大著者乎嗟乎天下未嘗無才也惟其淪
於卑冗則雖有超出之才亦無因而見而况論才之
優劣者徃徃以容貌祿位定之此才之所以見遺而

事之所以多廢也如君之才而得盡其用則凡有用世之志者其孰不為之喜歟與之同鄉邦者又孰不為之喜歟故予因武庫刑君特望之請而以是贈君之行

送德安通守方君遜夫序

後方君遜夫領薦之三年為成化癸卯予亦偕計來京師于時始識君於韶守蔣公之門公門人甚衆而君獨翹然於其間淵源之學彪炳之文皆予所深畏者意君進與天下士角其所能必一鼓得雋無難矣然君自是累進繁屈若予之空踈乃幸而奏功焉君

弟靜夫去年春亦先君登甲科矣而實君謀祝而成
者也豈非命有利不利哉然人之待君不以是為輕
重雖君之自待也亦然蓋君春秋鼎盛所學益進在
他人且將叔合餘燼背城借一而君乃毅然就選為
郡佐以去君於是乎賢遠於人其佐德安為良吏也
無疑矣予嘗怪今世之士自待甚薄謂進必由甲科
乃可以為名人仕必登臺省乃可以為名宦一不得
志於有司則鬱鬱嗟怨如窮人無所歸及出補州縣
為人之長亦鮮能勤職勵行以自表見於世嗟乎士
之仕也將施所學以潤澤生民而已崇卑顯晦固繫

乎所遭所遭者一不如志遂併其所學而棄之果足
以為士乎豈其中無所見而然耶抑牽於流俗而不
能返耶從而詰之則曰吾將為川惡為澤澤者卑川
者高高者流而施之易卑者止而施之難吾為是鬱
鬱耳是有不然者夫川澤之施恆隨其力之所及而
其高卑之勢因地而易之亦繫乎所遭也况澤之施
者雖未能如川之溥然然而為雨澤而為渠固有蒙
其利者又何患其卑乎故上貴能安於所遭安於所
遭則不以崇卑顛勝系其心而必能勤職勵行以施
其所學矣然則君子於有待如方名者而後能之乎

足知其為良吏也君將行來微予言予敢以走為贈
君尚益勉之母使今世之士謂予言為止

送御史劉君文煥出按吳中序

御史奉

天子之命出按一方其責甚專權甚重凡三司郡縣
衛所之將吏悉以屬之民所便不便罷行可否必咨
而處其有異能僨功非御史劾奏不保諸抵罪者平
反末殺惟意所嚮歲滿具疏諸司賢者以復於

天子陞黜進退惟其言是據不疑故御史始至宣使
監司分閫之將相率郊迎唯謹即行臺宣使以下旬

日必再謁謁必守併候關者贊呼乃入至庭必趨升
堂御史據橫榻北向獨坐坐三司兩序下必有問乃
對對必離席磬折問未及噤不敢吐一語其心有所
愧負者為禮益恭即材行卓卓亦不敢肆或出行郡
縣郡縣吏相率郊迎愈虔望塵罷道左御史坐輿中
自若得指揮乃敢與立自丞簿以至戎伍之帥不復
蒙顧盼既入據館長吏率諸曹以職事見有廢弛繕
誤輒免冠謝俸以下恒不免當楚守得脫呵詔幸甚
其權之重如此然非為借之權以快其意也以為權
輕則統紀不一則雖賢者無以盡督察之能耳彼徒

修邊幅設城府任喜怒狗愛憎知陝權以為威而不
知奉公以憂國是其為人可知矣惟忘私而任法正
已以格物疾無禮也如非鳥之逐鳥雀尊

朝廷也如猛虎之噬人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
小人有所畏而不為也以為才御史而無愧也今
之有才稱者不少而也文煥又其尤者乎君故
文獻家大父南雄公用楸亦樹名當世尊翁孔目先
生又以文學鳴君於二者實兼而有之由翰林出為
御史持臺評侃侃不阿嘗建請考蘇民間百年之困
其按雲南也恪守憲度不嚴而肅文武吏上以及蠻

夷之酋長惰者奮貪者傲暴者戢一邊盡治

天子無南顧之憂謂之才御史非耶茲復奉命往按
吳中諸郡賦入當天天下五分之一蓋嘗譬之天下猶
富家之世業而此其負郭之腴田也視其受田者之
勤惰而督且教之驅其豺豕鼠雀俾不得蠹耗乎其
間御史與有責焉得才如劉君者而使之

天子復何憂哉君將行同館諸君子各賦詩贈之予
故推其意以為序

送知永州府主侯天錫序

予頃卜寓鄒與安福王侯天錫為東西家侯既拜永

州若予走賀焉而侯之同官於刑部者已踵接於
其門矣。其後至者山東司副郎舒君楚瞻主事周君
時敏又侯之同署予猶有隣好也。亦最後出因相與
贊侯之賢以為永民賀而二君皆楚產知水之風土
謠俗為詳則又嘆曰樂矣哉侯之官茲郡也郡多名
山川若梧溪以次山著憑溪以柳子著瀟溪以元公
著毛於今人猶想之不衰以侯之才用之彈丸黑子
之地而有餘聽斷之隙即野而謀勝不待選而已充
羨乎几案之下矣。是其為樂也不既多乎予曰然然
嘗從外史閱方志則區區一丘一壑舍永而求亦庶

崇有之異勝之足誇惟九寢之山有舜之弓劍在是
為天下奇偉理奇怪之觀而得侯為之主侯得為之
止均謂之有遺可賀也夫無為而治孔子獨舜之歸
聖舜之治一有二牧必以博德允元而難任人終之
意當時諸州所謂侯與伯者必皆循良之吏而無有
貪冒殘忍者屢乎其間然猶時巡所守大明黜陟不
以荒遠而不至故令舜至今存視凡牧民者一非其
人宜為之慶類魚勞也况其神靈所托之地將樵牧
是禁典祀是嚴而可無賢者主之乎昔之慕重業者
尚欲歷沅湘而陳詞一拜命而牲賓為封疆之主有

不肅然致敬穆然興忘者乎予固謂茲山與侯均有
所遭也侯幼嘗讀元公之書志伊尹之志而耻吾君
不舜若也及登甲科歷省署又明習乎秩宗之禮上
師之刑今也歛厥大惠施之一郡行將受車服之寵
與虞遷侯伯同循良之聲肯出次山下哉茲土之士
有能言如柳子者乎則侯於泉石之間有除殘佑仁
之志焉有廢貪立廉之志焉當藩諸人入而傳於世
世茲其尤可賀者而遊觀之樂不足取也二君不陋
予言於侯之行合其同官米謁親書以為
太保費文憲公摘稿卷之十一終